

何巽甫外傳

內閣贈吏部尚書何公。本朝第一流人物也。公諱宗權。字巽甫。號芳澤。別號海翁。黎徽郡公何宗勳之遠裔。山南今河內青威葛洞人也。其相五露。孝篤而忠誠。天才雄博。受業於裴存庵。范立齋之門。其居里有銀魚渚。羣星獻秀。書架神童。夜靜常聞讀書聲。及公生而其聲止。少年遊學。遇縣尹出對云。『三人同行必有我師。』公應口曰。『千里而來將利吾國。』縣尹首肯者久之。嘉隆年間。登鄉貢。公車入京。文戰北。遂南遊四廣。南遊集是也。

明命三年壬午。帝復甲科。公年二十五。中會元進士。充內閣。眷隆。帝英明出衆。廷臣祇仰下風。而公條對如流。帝大奇之。生母與太后同庚。上常存問。因召其母及小妹來京。賜資錢米給養之。其母年登七十。上遣衛卒護送回貫上壽。是後詔府縣每月一問安。朝廷榮之。初召母。陛見時。上問權誰子。母對曰。陛下臣子也。曰。觀母背。毋拜伏地。上益異之。曰。嗟乎。有是母。方有是子。

帝卓然有爲。明政教。制禮樂。輕刑薄稅。養老重農。旌孝。褒廉。矜貧。賑疾。崇正學。則頒經籍。定科條。自國都及列省府縣皆有學院。官公詩。『此度文風正蔚然。』是也。抗武功。則勦南北。拓西南。自占臘及洲島蠻貊。莫不來王。公詩。『區區擬上平淮頌。』是也。闢異端。而講十條。兩圻里巷。各設宣讀。明乎天理民彝之奧。海內丕平。士女樂利。大抵皆出公贊襄之力。時北寧有警。累年未克抵平。公奏拔河城三尺。其賊自然來格。果然。秦人在九萬里外。屢以術窺。進火鷄錦袍之類。皆爲公發秘。秦人大驚。呢呢相告曰。『國中有神明。撐船去。時西洋商客某進錦袍。價值千金。公奏言外國異物。不應輕信。請賜死囚服之。結紐才訖。而火發。囚人逼焚而死。帝大驚嘆。後又有花郎（即荷蘭）進四靈巨臘一雙。公奏

何異甫外傳

廿六

橫截其一。得所藏火礮。及大霧藥。帝尤奇其才。常言朝廷不可一日無權。又云。宗權之政事。濟美之文學。阮著之韜略。可謂不愧名云。

一日。帝閱北書。問公以廣州字對。既而自知舛謬。以墨增點畫。成州字。起居注劾其御前奏對。語語皆欺。帝怒。立派洋程効力。與潘公清簡同乘威鳳船。閱海外列國。嶼洲風物。詭異驚奇。載籍未曾經見。瀚渺孤帆。君親一念。吟詠自如。命曰洋夢集。其圓明覺世歟。經六個月。上思之。發使召還。復蒙寵仁。且曰。卿去數月。朕食不甘。朕所以統御羣方。驅扇萬物。非卿不可。每欲相之。筮兆曰。登相而公歸。故留於閣。御輦每幸私第。見公飲酒。上怒曰。卿志何如。公對曰。臣欲端坐飲酒而已。上悅。蓋寓鳧鷖微意。時嘉定河復清。初帝入東宮。嘉定河清。又安獻瑞穀。廣治進無疆玉璽。上曰。朕宵衣旰食。勤求上理。若百執皆賢良。萬民咸案堵。河順年豐。何瑞如之。公對曰。誠如聖諭。天發休徵。正君臣矜持之會也。

公常知貢舉。有黎機者。學荒而行熟。公夢范立齋先生登場。立侍四五人。公跪拜曰。先生何之。先生曰。天帝勅我相黎機筆陣。覺閱機卷。爛若星河。機登第殿。見上問機親業。機應口對曰。臣父雙手運乾坤。臣母兩肩扶日月。上嘉之。蓋藝圓餅也。及瓊林宴。公戲機曰。今日之宴。宜饑不宜飽。機響對曰。天下之事。有權必有經。公投足曰。先生與機何緣。而周環若是耶。沛陽進士吳世榮與公至交。相聯婚。唱和成集。公讀書數行俱下。作詩文援筆即成。一日適李侍郎文馥如東。來告別。索公贈詩。公把筆便寫云。

曾觀溟渤難爲水。吟到滄浪始是詩。七度星槎三過粵。十年京邸九分岐。
 文章有命關陶冶。歲月無情感盛衰。滿眼江山休惜醉。相看不復少年期。
 詩成終不改削。其敏捷有如此。

時建安公以皇太后子有寵。上議建儲。適大朝會。親勳咸在上。問及公。公對曰。陛下宜先立皇后。皇后定。卽儲位定矣。建安公不悅。既罷朝。叮嚀囑公。詣府會飲。公曰。唯唯。及公至。賜酒大醉。因引椎擊碎其首。投尸于河。入朝待罪。曰。宗權大佞。臣已殺埋之矣。上大慟。賜緜帛及木棺殮之。厚給銀錢。命官以海艘護送還葬。明年六月。抵河內。省臣設奠。公宅無堂。上賜銀爲之起第。至乙巳年。子弟爲公改厝。啓壙。但見空棺而已。來京具奏。有旨云。死欲速朽。此之謂也。

公卒後。贈吏部尙書。有詩文集行世。公之文章事業。卓冠當時。學者仰之如山斗。具載史冊。此僅摘錄其逸事耳。

▲安南供役紀事〔續三〕

朱舜水

一李姓者。累次諭令取家眷。該艚要造府第。答云。去家十三年。絕無婢妾。何有家眷。瑜役畢。告歸。必不留此。甲第何爲。初五日。忽致供給。瑜力辭之。該艚諭云。再辭不便。某亦不敢代啓。第受之。無憂也。次月瑜先期往辭。該艚力稟而止。今按次月宜作次日

一榜示文武大小臣工。中國之儒。大要有二。其一曰學士。多識前言往行。而行誼或有未至。漢詔所謂淹通墳典博學宏辭是也。其曰賢士。尚務修身行己。而文采或有不足。漢詔所謂賢良方正孝

弟力田是也。二者罕能兼之。有能兼之者。仁義禮智積於中。恭敬溫文發乎外。斯誠國家之至寶。而聖帝明王之上珍也。其君用之。則安富尊榮。其子弟從之。則孝弟忠信。是故食祿萬鍾而不爲豐。後車十乘而不爲侈。袞衣黼黻。章已不爲華。尙父仲父。尊已不爲過。何也。道尊德盛。當之而無媿色。君臣之間。一德一心。都俞喜起。斯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。若夫天下無道。則卷而懷之。或耕或陶。或釣或築。無往不可。蓋未有貶損以徇人者。近以中國喪亂。天崩地裂。逆虜干常。率土腥穢。遠人義不當死。欲隱無所聞之。丘文莊公云。安南朝鮮。知禮之國。是以逃遁至此。太公伯夷。常居東海北海。以待天下。非創也。今貴國不能嘉惠遠人。斯亦已矣。奈何貴賤諸君來此。或有問相者。問非所宜。終不知爲褻客。夫相。士星。士何足比數。四民九流之中。最爲下品。較之德義之儒。不但天地懸絕。亦且如黑白水火。全全相反。遠人業已至此。貴國輕之。褻之。將如足下何。但義所不當出耳。使他人聞之。謂貴國爲絕不知讀書之旨也。况能尊賢敬士乎。卽如天文地理。其精者不過技術之士。亦非聖賢大學之道。治國平天下之經。而貴國讀三國演義。封神等記。信爲實然。勤勤問此。譬猶舍金玉而寶瓦礫。芟嘉禾而養蕪稗也。亦甚失取舍之義矣。又云。天文非臣子之所得問。亦非遠人之所敢言。已後幸勿再及。 四月初吉大明遺民朱之瑜白。

一留札存案 四月初六日。不知是何官職。來問古文中義理。因居亭黎先生傳說不便。索紙筆寫一植橘柚於玄朔。蒂華藕於修陵。一問義。答云。橘植於南方。其性畏寒。過淮則化而爲枳。華藕者。芙蕖也。卽今之荷花。若栽於高岡之上。豈能榮茂。二語總言託非其所。來官寫云。好好。又問折若木而閉濛汜及鳶飛戾天一節書義。敷衍條暢。大悅稱誦。復云。安南解釋甚樸略。答云。樸略不妨。只恐全然

不是耳。黎云。此公極好學。家有多書。余問云。尊府古書多否。答云。少少。足備觀覽。余問通鑑綱目。前後漢。廿一史。史記。文獻通考。紀事本末。潛確類書。焚書蠹書。及古今奇賞。鴻藻等書。答云。俱有。惟鴻藻無有。余言安南無書。遠人離家十三年。不見書史。生疎極矣。如此甚好。改日斗膽。借一二部來看。以消岑寂。復顧船主汪二官。黎先生笑語云。如此便不孤善了。來官復寫云。小某敢請尊師到賤家。以助一樂。余亦允諾。因天雨未往。初八日。該府忽令汪二官來索此紙。不知何故。後一二日。開船回去。竟不付還。該府素不知書。此等解釋。又絕非所好。討去一看。竟爾帶回。此中必有深意。若徐庶之母。自誤其身。可鑒也。恐久而遺忘。故書此以誌其巔末云。四月十三日。朱之瑜謹記。

一介弟至。國王聞之。謂黎醫云。這是大人。大才學。大學問。伊小子曉得甚麼。如何敢至其所。有此大膽。伊又章密道理。章密臭貨。章密者華言不識也。臭貨者華言羞恥也。

一瑜疑大人之說。似未釋然。往問其親暱張醫官。乳名桂官云。無之。嘗對吾等歡喜稱道曰。高人。我不知其胸中。但去問的無有不知。這是高得緊的人。我安南自然沒有。便是大明如此人者。恐怕也少。毫無纖芥之嫌。是日張執禮甚謙。而稱謂甚尊。即向之攘臂怒罵。首欲殺瑜者也。

一四月廿一日。辭別國王書。先一日以小學諸書來問因及之。名帖同前。辭謝大王閣下。恭聞治平之本。敦學為先。即使

時有戰爭。亦必兼資文武。漢世祖投戈講藝。息馬論文。大業中興。獨光近古。魏武帝手書橫槊。髀不離鞍。猶謂春夏讀書。秋冬射獵。故知講讀之道。乃是君國之經。卿士亦然。豈惟人主。因國王言武將不必讀書故云然。呂子明。中年涉學。遂取荊州。杜元凱。左氏癖耽。終平吳國。傅陸精忠。浴日無術。遺後世之譏。萊公駿烈。撐天讀傳。取荊州之詔。是則賢相良將。咸貴習禮知書。况乎成方挾奸。恆陰昌邑。藉非經術。何以權

安南供役紀事

三十

疑在乎作新。自然丕變。昨者講求遺典。必將養育時髦。於是人文化成。教興俗厚。洵千古賢王之盛業。而萬代流聞之美名也。瑜謂五經三史。七國六朝。尙可從容。俟諸異日。或辭旨深奧。或學問淵源。或縱橫捭闔。以矜奇。或月露風雲。而揆藻。下學上達。近裏攸宜。詳觀目錄諸書。偶見小學一部。彙往哲傳心之秘。迺初學入德之門。儻是十竹齋所鐫。粵陳選所註。最爲善本。洵爲國珍。致君顯親。言言金石。敬身明倫。字字著龜。若使立教於國中。必多利益於君上。但列孝經。或乖訓詁。迨夫忠經合刻。蓋是書賈所爲。語不雅馴。義多舛駁。緣是馬融纂輯。原非先聖遺經。然欲立言。必須攷行。馬融爲南郡太守。尙且狼藉賊私。其書竄東閣奎章。豈能感發誠敬。固宜斥絕。勿穢文林。無限依依。數言代別。卽日之瑜頓首再拜。

一瑜歸至會安寓中。盜竊罄盡。視舌猶存。瞻貂已敝。蒼頭遠逝。黔突難炊。色甚慘淡。親友確言是居停所爲。顯有證據。然形迹可疑者二。鎖鑰交於寓主。今套鎖直入一也。先日有書言無人看寓。是夕失盜二也。瑜一概不究。但遺攝鎮土王云。寓主父子前後遠出經營。單遣一婦看家。鞭短何能及馬。盜賊洞知虛實。張燈竟夜搜羅。顧惟黃卷猶存。更有書氈儼在。諸物皆空遺失一。故舉爲笑耳。絕不及居停一字。復爲申解。諸人笑以爲癡。後事發。竟與寓主無涉。諸人方才嗟嘆。謂非常人所能。

一瑜辭王而歸。各官不及知。歸後文武百官。無不傾心思慕。該臚差人競來傳說。譽之每過其實。不敢自舉其辭。咸冀再往。而不可得。然初時皆欲殺瑜。後則各相敬愛。無一人自異。向之乘機下石者。咸相驚詫。以爲異事。維時鷓鴣無伍。不得不化而爲鳩。至於識者猶增匡衡之眼耳。

上監國魯王謝恩奏疏二首

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兼謝天恩事。臣於崇禎十七年蒙恩特徵不就。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。卽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。監鎮臣方國安軍。復不拜。後聞臺省交章論劾。大旨論臣偃蹇不奉朝命。無人臣禮。臣卽是夜逃避澗濱。及臣在舟山。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。又見臣誓不降虜。萬死一生。舉臣孝廉。臣止之而不及。卽當按臣前草表懇辭。後輔臣不知。擬旨云。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。該部確察具奏。輔臣與臣同里閭。其弟張玉堂與臣同入泮宮。豈不知臣之詳。意蓋有爲耳。臣見此時事不可爲。深自弢匿。絕不以前事上聞。非敢故爲欺隱。辛卯年七月。預避虜難。從舟山復至安南。累年急欲歸觀。多方未遂。每恨衣帶之水。邈焉河漢。去年委曲求濟。方附一舟。意欲秋末冬初。便可瞻拜雕墀。伏陳衷曲。臣數年海外經營。謂可得當以報朝廷。當與藩臣悉心商確。不意奸人爲梗。其船出至澗口。半月而不果行。復歸安南。憤結欲絕。至本年正月十四日。日本船回齋。有主上監國魯九年三月勅諭一道。特召臣還。臣以褻服不敢拜命。星夜草創處士巾衣。謹擇十六吉日。又不敢於公所行禮。卽於私寓恭設香案。開讀叩頭謝恩畢。欽此。欽遵。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。亦轉輾以求達也。因暹羅更在西南。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。疑爲營私背旨。故捧勅驚懼。卽止不行。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。足副主上夢寐延佇之求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。回天衡命之志。未嘗一刻少弛也。靜候夏間附船前去日本。復從日本方達思明。所以紆迴其道者。臣之若衷。不便明言。庸人見臣如此。競詆狂惑。不意二月初三日。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。檄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。應一時之役。當途喜得關要中臣。不念國體。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。衆

安南供役紀事

卅二

人不知。多為慶幸。臣與平日往還諸人。已作死別。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。曰外營沙。先見該艦手致一書。隨見國王。臣具一欵奉勅書。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。臣屢被詔勅在國家為徵士與尋常官員不同。何敢屈膝夷庭。以辱國典。故長揖不拜者禮也。國王不知是禮。怒欲殺臣。臣挺然竟行。就戮。毫無顧盼。遲迴。該艦令人往復勸諭懇切詳明。臣言愈遜。臣志愈堅。夜分不已。終無一字遊移。次日辯折仍前。該艦云好漢子。十四日復遣人來慰。臣忱臣得一拜即止。臣對如初。但言讀鑿賢書。所讀何事而已。至今十日。其怒未衰。忌臣者多。料無生理。臣恐一時白刃加頸。不及拜疏陳情。謹將始末緣絲。上塵宸聽。臣即含笑入地矣。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。跡似潔身。今謀之十年。方喜得當。意欲恢宏祖業。以酬君父。以佐勞臣。一旦乃為意外之事而死。不得上報太祖高皇帝。以及主上。臣死有餘責耳。至臣祖宗墳墓飄零。幼女高死。忠孝最為幽慘。此臣家事私情。不敢瑣陳。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。別錄附聞。惟祈睿鑒。草莽之臣。不諳章奏之體。罔知忌諱。死罪死罪。臣拜疏後。靜聽一死。別無他說。昔蘇武尚有一李陵為知己。臣之孤苦。何可勝言。十日之內。逐日殺人。莫不先梟其首。從而鸚肉菹肝。夷風慘刻。惟以張威。示知草菅。使臣驚懼。臣死之後。骸骨無敢收取。自為鴟鴞犬豕之所咀嚼。臣亦不憂。伏願主上為國愛身。為國愛人。勵精旰食。虛已尊賢。選才任能。勿疑勿貳。直搗虜黃。勒勳長白。大拯陸沈之神州。修復久汗之陵廟。始終勿替。君臣一心。臣無任瞻天仰聖。激切屏營之至。謹奉疏稱謝以聞。

監國魯

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

奉勅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為臣身被拘留。瞻言永號事。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。已詳具於二

月十七日疏中。後二日始以本事遣其心腹重臣就問。臣始據其來意。竭誠相答。遂爾歡然。大加讚賞。因關彼國機密。不敢聞奏。三月三日遣人來試堅確賦。已後屢遣其文武戚屬就臣寓所虛心質問。隨手批答。得答即喜。四月廿一日。臣聞客寓被盜。席捲衣幘俱空。謁歸會安。十分稱揚羨慕。或者夙憾已銷。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。頗能拔萃於夜郎。不免觀天而坐井。欲屈臣則恐損其名望。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。甘心失人。安知禮士。是以宛轉持疑。委難自決。至今尙未親見。又不明言遣行。使臣目送歸舟。血枯腸斷。况資裝俱竭。肝見履穿。僮僕遁逃。伶仃孤苦。肌膚憔悴。形容枯槁。遣日如歲。若至明年此日。誠恐鷄骨支離。久填溝壑。况能光輔主上。大業中興。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。乞勅藩臣明言索取。彼必不敢再復拘留。臣坐則意馳。行則忽忽。不知其所往。率率草疏。再陳伏祈宸鑒。

監國魯

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。

續書尾附

自六月初三拜書之後。連日嘔血不止。上林射雁。應已展帛於中朝。北澗乳

羝。毋使落旄於下國。寥寥數語。耿耿丹衷。楮尾續言。撫膺增痛。

○跋安南供役紀事

釋獨立性易

乾坤亟覆。慘出奇常。天地羶羣。荷存逋跡。歲癸巳秋。易與先生天涯把臂。共寄足於潁川居士之門。冬杪先生遽以南服分行。翩翩振手。一瞬目間。竟成八載。甲午冬。易自改觀安禪。爲容客老。乙未秋。遊行神洛。飄然異國。野鶴孤蹤。不靳東西南北。齒黃髮白。緣難再親。頃戊戌夏。先生應監國召。問渡長崎。易時曠觀東武。三千里外。荷出慰言。縷縷者不勝骨肉。卽欲半面襟期。附之神馳而夢越矣。己亥夏。易以養病還崎。又復附書珍重。山高海濶。地遠天空。而先生拳拳於鄙人者若是。自患脚根病。

(文苑) 夢洋詩集

痼乃爾閉關。究心摸索。今夏忽逢先生再臨。幾何覲面。非天與作緣。當莫能焉。圓光一隙。屢屢傾心。至聞有安南紀事。再至請觀。幸出披讀。爲不勝嘉嘆。曰於戲。夫天之正氣。鐘夫君子者。是哉。昔子卿持節單于。而不屈者。爲有君命也。今先生以逋臣客軌。執義自高。不爲磬折。死亡不顧。言奪氣爭。錚錚鐵石。古今上下。無其事。無其人。自視孤虛一命。益挫益堅。得俾從容履蹈。使荒裔知有凜凜大節。不因國破。全斯中外高風。可稱古今第一義幟。悠悠遐屬。益盛怒爲歡心。折矜持爲下走。復自作賦答書。金玉其徽。不受毫末之塵。飄然反指。三聘徵君。先生爲不負明光於一日矣。今者一羣夏屬。裂峨冠而鼠尾。袒左衽而馬蹄。臣甘狐貉。視此紀事。能不垂頭而自泣否。子輿氏曰。不恥不若人。何若人有。今日何如。

◎ 文苑

▲ 夢洋詩集

何芳澤遺草

● 派往洋程効力

十載馳驅。不顧家。虛名無實。柰吾何。國恩仍未。涓塵報身事。思惟怨艾多。天有冬春看。往復地非。江海亦風波。心旌但願操持定。萬頃蒼茫一

浩歌



★ 偶吟

十年官瘦到如今。往復真機仔細尋。黃卷青燈千古事。疎鐘殘月五更心。放懷宇宙聞知少。回首風塵警悟深。葉露希微鷄唱曉。牽簾霽色正來臨。

▲ 曉望

江山與人意。曉望正蕭疎。愁入年華暮。寒歸雨景餘。關心天地迴。照眼柳梅舒。雲水渺無際。憑誰一起予。

●留別一二知己

冷笑浮名誤此身。助予將伯定前因。自傷書劍翻成拙。還喜親知尙有人。宇宙奇觀惟到海。波濤異地更逢春。孤忠猶冀神明鑒。早俟歸舟爲洗塵。

○口號

觀物方忘我。思初不怨今。波濤終有岸。天地豈無心。眺遠詩懷爽。隨時易義深。自家存善念。寒暑迭相尋。

▲渡海雲關有感

關塞雲煙際海陰。且開懷抱一登臨。生當聖世遭逢幸。堂有高年倚望深。不憚風塵支瘦骨。欲回天意指丹心。玉成底意將誰解。神告艱貞利得金。

◎抵三台寺

造設當初如有意。登臨此度不知勞。皇家點綴規模壯。蹕路盤迴體勢高。石到斷時仍見海。洞

(文苑) 夢洋詩集



臨深處不聞濤。仙踪杳杳禪機寂。塵夢憑誰試一敲。

●訪福海寺

一簇樓臺傍海涯。遊人歲晚故歸來。無機擬狎沙洲鳥。有色誰憐野徑梅。役役風塵顏漸改。茫茫雲水眼初開。夙根幸與閒相稱。波浪終須覺岸迴。

◎旅愁

江山忽歲周。况復兩悠悠。久病多愁客。將行未進舟。寒花笑旅寓。爆竹驚滄洲。欲作鈞韶夢。南風送到不。

▲偶興

莫嘆轉蓬天一涯。百年世事任埃排。茶山雲影隨連艦。瀚海波聲遶二臺。寄興山河從歲晚。放心旬日便春來。渡頭晒網知漁樂。無數沙鷗往復迴。

▲和讀多心經

西來妙諦揭弘深。願托真如悟本心。即是空中
仍是色。原無浮處也無沉。鏡光自是隨人照。月
影何勞向水尋。慧定可能歸覺路。一天風雨茗
頻斟。

★漫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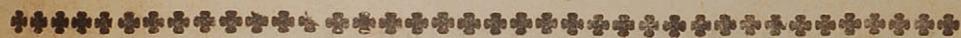
萬里長風好送行。逡巡沙渚歲將更。柔蓬半醉
心仍壯。湖海高歌氣未平。沱汎檣帆通遠國。雄
關煙靄隔神京。桐江笠澤非初願。漁唱悠悠日
暮情。

●自嘆

眼前榮悴已休論。時遡初心似夙因。憂患更兼
貧到骨。清癯無那病傷神。古人當有窮於我。今
我惟應讓盡人。爲報東風知此意。可能吹向帝
城春。

▲喜日

啓戶喜朝暾。旬餘風雨繁。天應憐冷寂。人久望



晴暄。山色浮沙渚。江光拂海門。照臨原不遠。况
復邇春溫。

●壬辰春試筆

海日初迎淑氣回。蓬根誰復嘆天涯。東風亦越
重山至。客子還添一歲來。行色好乘春色放。心
花且逐筆花開。江山正爲揮毫助。笑殺文通欲
盡才。

◎出洋

正月初四日自沱汎出港

洋艦試舟師。春風蘇病客。効力更如何。登舟乃
扶掖。千樹勢如傾。坐立倒床席。挑燈不成眠。疆
餐猶自惜。風微舉艇遲。日暮傳刁迫。飛礮響重
臺。暝色混空碧。天然渺無涯。回首江山窄。乾坤
露端倪。見聞異疇昔。忽然情萬端。沉思竟無益。
造化何茫茫。浮雲一片白。浩氣凌波濤。培風任
所適。